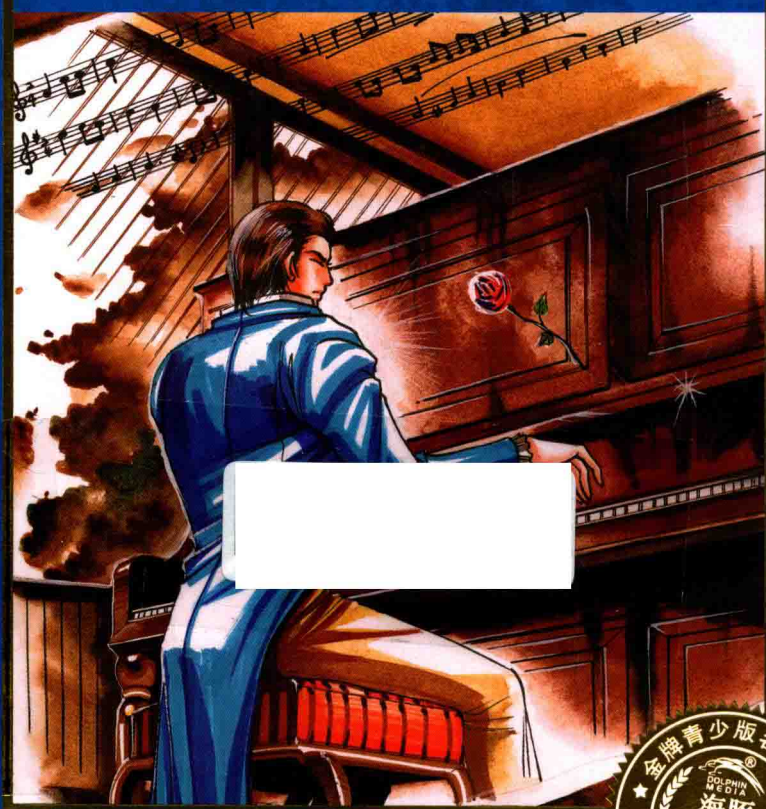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约翰·克利斯朵夫

Yue Han Ke Li Si Duo Fu

·青少版·



长江出版集团 |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 青少版 •

约翰·克利斯朵夫

[法国] 罗曼·罗兰 / 著

青 河 / 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约翰·克利斯朵夫 / (法) 罗曼·罗兰 (Rolland, R.) 著; 青河改写. —武汉: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1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978-7-5560-0362-4

I. ①约… II. ①罗…②青…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8898 号



约翰·克利斯朵夫

(法国) 罗曼·罗兰 / 著 青 河 / 改写

责任编辑: 罗 萍 叶 朋

绘画: 陈 或 效果制作: 谢 晶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崇阳文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7 印张 彩插 6P

201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60-0362-4

定价: 14.00 元

策划 /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5071049)

网址 / www.dolphinmedia.cn 邮箱 / dolphinmedia@vip.163.com

咨询热线 / 027-87398305 销售热线 / 027-87396822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 湖北豪邦律师事务所 王斌 027-65668649

前 言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出生在法国一个小职员的家庭,父亲是公证人。受家庭影响,他不仅思想追求自由,而且对音乐艺术十分热爱。他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并从事文学创作。

他早期创作的“革命戏剧”《群狼》《丹东》《七月十四日》等,都是从正面反映法国大革命的。

20 世纪初,他开始写“名人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等都是闻名于世的传记作品。它们反映了这些文艺家和思想家敢于正视黑暗现实、鞭挞腐朽社会的精神,宣传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英雄主义。

罗曼·罗兰的世界声誉来自他的代表作——史诗般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他从 1904 年开始创作,用了 8 年时间,于 1912 年完成了这部巨著,共 10 卷,100 多万字。

小说主人公克利斯朵夫出生在德国的一个贫穷的音乐家庭,6 岁就开始在乐坛上崭露头角,11 岁担任宫廷乐师,并成为引人注目的青年音乐家。青少年时代,他在困苦和艰难中成长,经受了許多磨难。他正直善良、愤世嫉俗、勇于反抗,这使他的

音乐生涯充满了坎坷和不幸。世俗的偏见、权势的压迫、舆论的抨击，使他成为一个孤独的反叛者。在异国他乡，他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以勇敢和乐观的态度面对逆境和挫折。他的真诚和热情赢得了友谊，同时靠着个人的艰苦奋斗，终于成为伟大的音乐大师。

小说塑造了一个在苦难中孤独奋斗的知识分子形象，展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广阔的社会背景，塑造了各个阶层、各种类型的人物，反映了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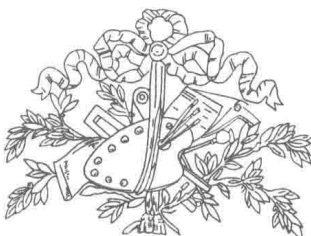
目 录

※—————※

一 祖孙情深	1
二 童年	7
三 音乐神童	12
四 祖父之死	23
五 奥多	26
六 弥娜	32
七 于莱之家	36

八 萨皮娜	41
九 阿达	46
十 反抗	52
十一 陷落	59
十二 孤独	69
十三 解脱	82
十四 初到巴黎	95
十五 高兰德	107
十六 葛拉齐娅	115
十七 奥里维	119
十八 安多纳德	127
十九 朋友	138
二十 考验	143
二十一 母亲之死	150
二十二 雅葛丽娜	156

二十三	走出逆境	164
二十四	燃烧的荆棘	172
二十五	重逢	186
二十六	音乐大师	190
二十七	生命之光	211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一 祖孙情深



· 1 ·

莱茵河水浩浩荡荡，从屋后蜿蜒流过。雨下个不停，敲打在窗户上，一道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缓缓流下。黄昏时分，天色黑下来了，屋里有点儿闷热。

初生的婴儿小克利斯朵夫在摇篮里扭动着。祖父进来时把木鞋脱在了门外，但走路的时候地板还是格格的响，把孩子吵醒了，哼哼唧唧地哭了。母亲鲁意莎从床上探出身子，轻轻地抚慰着他。

约翰·米希尔，孩子的祖父，点亮了一盏灯，看着小约翰说：“天哪！他多丑！”然后走到了壁炉前，沉着脸拨了拨火，看到鲁意莎有点儿不高兴，只好含着笑，安慰说：“好儿媳，别难过了，他长大了还会变呢。就算丑也不打紧，他只要做个好人就行了。”

停了一会儿，米希尔又问：“你丈夫怎么还没回来？”

“我想他在戏院里吧。”鲁意莎怯生生地回答。

“戏院的门都关了，我刚从那儿路过。他又在扯谎。”

“噢，别老是埋怨他！也许我听错了。他可能是在学生家里上课吧。”

“那也该回来了。”老人不高兴地说。

他踌躇了一会儿，很不好意思地放低了声音说：“是不是他又……”

“噢，没有，爸爸，他没有。”鲁意莎抢着回答。

老人瞅着她，她赶紧把眼神移开了。

“哼，你骗我。”

她难过地哭了。

“哎唷，天哪！”老人一边嚷，一边望壁炉上踢了一脚。拨火棍啪的一声掉在地下，把母子俩都吓了一跳。

“爸爸，别这样，”鲁意莎说，“孩子要哭了。”

婴儿愣了一下，不知道是哭好，还是照常吃奶好，可是不能又哭又吃奶，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吃奶了。

约翰·米希尔沉着嗓子，气冲冲地接着说：“我犯了什么过错，生下这个酒鬼儿子？我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真是受够了！……可是你，你难道不能阻止他吗？该死！这是你的本分啊。要是你能把他留在家里的话……”

鲁意莎哭得更厉害了，浑身哆嗦着。她以前是个帮佣，嫁给约翰·米希尔的儿子曼希沃·克拉夫脱，大家都惊讶不已，她自己更是想不到。他家虽然穷得什么都没有，但还是很受尊敬的。因为他们是父子相传的音乐家，曼希沃在宫廷剧场当提琴师，米希尔从前是大公爵的乐队指挥。

孩子躺在床上，在母亲身边又骚动起来，握着拳头，扭着身子，拧着眉头。母亲温柔地抚摩着他，孩子稍微好受了一点儿，但怎么也安静不下来……

黑夜里传来圣·马丁大教堂的钟声。庄重而迟缓的声音在雨天潮润的空气中扩散，就像踏在苔藓上的脚步声。婴儿一声号啕还没有结束就突然静默了，奇妙的音乐像一道乳流在他胸中缓缓流过。黑夜中露出光明，空气柔和而温暖，他的痛苦消散了，变得开心了；婴儿轻轻地叹了口气，溜进了梦乡。

等孩子慢慢长大以后，他跟着祖父在教堂里做祷告。怎么打发这无聊的时光呢？他摇摆着身子，仰着脖子看天花板，做鬼脸，扯祖父的衣角，研究椅子坐垫上的草秆，想用手指戳一个窟窿……

忽然有阵破布似的声音：管风琴响了。一个寒噤沿着他的脊梁直传下去。他转过身子，下巴搁在椅背上，变得很安静了。他完全不懂那是什么声音，也不懂它有什么意思：它只是发光，漩涡似的打转，连它是什么都分辨不清，可是它发出的声音听着却很舒服。他仿佛不是在一座沉闷的旧屋子里，坐在使他浑身难受的椅子上，而是悬在半空中，像只鸟，大江大河般的音乐在教堂里奔流，充斥着穹窿，冲击着四壁，他就跟着它一起奋发，振翅翱翔，飘到东，飘到西，只要听其自然就行。自由了，快乐了，到处是阳光……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有些日子，他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溜出屋子。先是家人追他，抓他回去；后来家人习惯了，就让他自个儿出门，只要他不走得太远就行。他的家在城市的尽头，往外走就是田野。只要他还看得见窗子，他总是不停地向前走，一小步一小步，走得很稳，他偶尔用一只脚跳着走。等到拐了弯，杂树把家人的视线挡住之后，他马上改变了方法。他停下来，吮着手指，盘算着今天讲哪个故事，他满肚子都是故事呢。那些故事都很相像，每个故事都有三四种讲法，他便在其中任意挑选。惯常他



讲的是同一个故事，有时从隔天停下的地方接下去，有时从头开始，加一些变化；只要一件极小的事，或是偶然听到的一个字，就能使他的思想在新的线索上发展。

随时随地有的是材料。单凭一块木头或是在篱笆上断下来的树枝（如果没有现成的，就折一根下来），就能玩出许多花样！那真是一根魔法棒。要是又直又长的话，它便是一支矛或一把剑，随手一挥就能变出一队人马。克利斯朵夫是将军，他以身作则，跑在前面，冲上山坡去袭击。要是树枝柔软的话，便可做一条鞭子。克利斯朵夫骑着马跳过危崖绝壁，有时马滑倒了，骑马的人倒在土沟里，垂头丧气地瞧着弄脏了的手和擦破了皮的膝盖。要是那根木棒很小，克利斯朵夫就做乐队指挥；他是队长，也是乐队；他指挥乐队，同时自己也唱。演唱完了，他对着灌木丛行礼，树尖在风中向他频频点头。

祖父在黄昏散步时，常常带着他。乡下的小路上，刚刚锄过的土壤散发出清新的味道。祖父咳了几声。克利斯朵夫明白老人这时很想讲故事，但要孩子向他请求才讲。克利斯朵夫立刻凑上去，他们俩很投机。老人非常喜欢孙子，有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使他很快乐。

他讲起古罗马执政雷古卢斯，公元前的日耳曼族首领阿米奴斯，也讲到德国大将军吕佐夫的轻骑兵——诗人克尔纳，以及那个想刺死拿破仑皇帝的施塔普斯。他眉飞色舞地讲着那些空前绝后的壮烈的事迹，他能说出许多历史名词，声调那么庄严，语气那么沉重；他自以为有本领使听的人在惊险关头心痒难熬，他停下来，装作要闭过气去，大声地擤鼻涕。孩子急得扯着嗓子问：“后来呢，祖父？”这时，老人快活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后来克利斯朵夫大了一些，懂得了祖父的脾气，就有心装作对故事的下文满不在乎，这使老人大为难过。但眼前他却完全被祖父的魔力吸引住了。听到精彩的地方，他的血流加速。他不了解讲的是谁，那些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知道祖父是否认识阿米奴斯，也不知道雷古卢斯是谁，但他们英勇的事迹使他和老人都高兴得心花怒放，仿佛那些事就是他们自己做的，因为老的小的都是一样的孩子气。

克利斯朵夫不大高兴的时候，就是祖父讲到悲壮的段落，常常要插一段念念不忘的说教。那都是关于道德的训诫，劝人为善的老生常谈，例如：“温良胜于强暴”，或是“荣誉比生命更宝贵”，或是“宁善毋恶”。可是这些话在他说来，意思并不是这样清楚。孩子毕恭毕敬地听着，以为祖父很会说话，可是气氛沉闷了点儿。

祖父在路上遇见了他贵族学生的家长出来散步，那时他会停下来老半天，深深地鞠躬，说着一大堆过分客套的话。孩子听着不知怎的脸红了。祖父骨子里是尊重当今的权势的，尊重所谓的“成功人”的，他那样敬爱他故事中的英雄，大概也是因为他们比旁人更有成就，地位爬得更高。

车声隆隆，使他昏昏欲睡；马铃响动：丁、当、冬、丁。音乐在空中缭绕，老在银铃四周打转，像一群蜜蜂似的；它按着车轮的节拍，很轻快地在那里飘荡；其中藏着无数的歌曲，一支又一支的总是唱不完。克利斯朵夫觉得妙极了，其中有一支尤其美，他很想引起祖父的注意，便高声唱起来，可是祖父没有留意。他便提高声调再唱，接着又来一次，简直是大叫了，于是老约翰·米希尔生气了：“喂，住嘴！你喇叭似的声音把人吵昏了！”



这一下克利斯朵夫可泄了气，满脸通红，一直红到鼻尖，怀着一肚子的委屈不作声了。他痛恨这个老糊涂，对他那曼妙的歌声竟然充耳不闻。

当他回到家，一进门便是妈妈可爱的脸庞在微笑……

啊，甜蜜的回忆，亲切的形象，好像和谐的音乐，会终身在心头萦绕！……至于异日的征尘，虽有名城大海，虽有梦中风景，虽有爱人倩影，但刻骨铭心的程度，决比不上这些儿时的散步，或是他每天把小嘴贴在窗上嘘满了水汽所看到的园林一角……

家是抵御一切可怕东西的庇护所。阴影，黑夜，恐怖，不可知的一切都给挡住了，没有一个敌人能跨进大门……炉火熊熊，金黄色的烤鹅软绵绵地在铁串上转动，满屋的油香与肉香。饱餐的喜悦，无比的幸福，那是一种宗教似的热诚，手舞足蹈的快乐！屋内的温暖，白天的疲劳，亲人的声音，使身体懒洋洋的麻痹了。克利斯朵夫把脸颊搁在盘子上，深深地体味着这些快乐……

他躺在暖和的小床上，浑身松快的疲劳把他压倒了。室内嘈杂的人声和白天的印象在他脑海中搅成一片。父亲拉起提琴来了，尖锐而柔和的声音在夜里哀吟。但最甜美的幸福是母亲握着半睡半醒的克利斯朵夫的手，俯在他的身上，依着他的要求哼一支歌词没有意义的老调。



二 童年

克拉夫脱家的祖籍在安特卫普。老约翰·米希尔是个出色的音乐家，他在这个音乐家辈出的地方被人赏识，真是一个奇迹。四十岁以后，他娶了宫廷乐队指挥的女儿克拉拉·萨多罗斯，在当地成了家。克拉拉死后，米希尔悲痛过后，过了五个月又娶了奥蒂丽·苏兹，她三年前刚去世。

退休后，米希尔就开始想着法子消磨时光。健壮的他照旧工作，不是教课，就是聊天，修理乐器，做许多改良的试验，他也拼命想作曲。从前他写过一部曲子，花了不少心血，甚至差一点中风。他自认为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荣耀，但是不敢再看原稿，因为每看一次，总会发现一些本以为是独创的乐句其实是抄别人的残章断句。他有时也会有些灵感，战战兢兢地奔向书桌，但手里才拿起笔，头脑已经空虚了，灵感没有了。

于是米希尔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曼希沃最初表现得很符合要求，从小极有音乐天才，大家在音乐会中捧他，把他当作偶像。但是糟糕的是他根本没有思想，甚至不愿意去思



考。他就像一个庸碌的喜剧演员，只知道卖弄抑扬顿挫的声音，而不问声音表现的内容，只知道焦急而虚荣地留神人们对他的评价。

几年以来，因为时运不济，他们家的收入已经减少许多，困境一天比一天加剧。曼希沃却并不理会，而且迷上了喝酒。

小克利斯朵夫开始懂得周围的事，正是家境最艰难的时候，那时他已经不是独子了。鲁意莎每年生一个孩子，完全不管将来的生活。两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其余两个一个三岁，一个四岁。曼希沃从来不照顾他们。鲁意莎要出门，就得把两个小孩子交给克利斯朵夫，他现在已经有六岁大了。

他想法设法逗小兄弟们玩儿，做游戏给他们看，拿母亲和小娃娃说的话跟他们胡扯。恩斯德会无缘无故地叫嚷，跺脚，满地打滚；洛陶夫却像猴子一样狡猾，老是趁克利斯朵夫抱着恩斯德的时候，在他背后搞各种恶作剧：把玩具砸坏，把衣服弄脏，把碟子都摔了。每次母亲回来，不但不夸奖克利斯朵夫，反而愁眉苦脸地说：“可怜的孩子，你真不聪明。”这话虽然不是责备他，但克利斯朵夫受了委屈，心里别提有多难受。

有一天，母亲给他穿了最干净的衣服，那是别人布施的旧衣衫，由鲁意莎很巧妙、很耐心地改过了的。依着她的吩咐，他到她工作的地方去接她。他看到母亲那种忙碌的、指点别人的神态，心里骄傲极了。

这时太太来了，把克利斯朵夫带到她的孩子那边去。他没有办法，只得跟着太太走，像一只被牵入屠宰场的羔羊。他们到了一个园子里，那儿有两个孩子沉着脸，一男一女，和克利斯朵夫差不多大年纪，好像正在生气。克利斯朵夫一来，倒是给他们解了围，两人走过来打量这新来的孩子。那位小少爷突



然在他面前站住，扯着他的衣服说：“呦！这是我的衣服！”

克利斯朵夫莫名其妙，听说他的衣服是别人的，他觉得非常气愤，拼命摇头。“我还认得出呢！”那个男孩子说，“这是我的旧蓝上衣，这儿还有块污迹。”克利斯朵夫听了这话，小脸顿时涨得通红。

两个富有的孩子，突然起了一种儿童特有的残忍的反感，想用什么好玩的办法折磨他。小姑娘尤其不放松，她看出克利斯朵夫穿着紧窄的衣服不能跑，便灵机一动，要他玩跳栏的游戏。可怜的孩子不敢说出不能跳的理由，便运足气力往前一冲，马上倒在地上。只听见周围的人哈哈大笑，他们要他再跳。他眼泪汪汪的，咬咬牙，拼了命一跳，居然跳过去了。可是那些刽子手还不满意，认为栅栏不够高，又把别的东西加上去，堆成了一座小山。克利斯朵夫试着反抗，说不跳了。小姑娘便叫他胆小鬼，说他害怕。克利斯朵夫听着受不住，试图跳过去，但脚碰到了障碍物，所有的东西都跟着他一起倒下。他擦破了手，差点儿磕破脑袋，而最倒霉的是，他的衣服在膝盖部分和别的地方都撕裂了。他又羞又恼，只听见两个孩子高兴得在周围跳舞；他气极了，低着头直撞过去，给了小姑娘一个嘴巴，又一拳把男孩子打倒在地。

一阵叫嚷，孩子们尖声喊着逃进屋子去了。太太出现了，提着长裙，克利斯朵夫看见她来并不想逃跑，他已经绝望了。太太向他直扑过来。鲁意莎也被叫来了，可是她非但不保护儿子，反而不问原因就给了他几个嘴巴，还让他赔礼道歉。他气愤地拒绝了。他跑回家里，穿过黑魃魃的楼梯，跑到他睡觉的地方，眼泪像洪水似的决了口。他决心离家出走，不管上哪儿，只要能从此不回来就好。

